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二日　ZINSUI RHBAO　星期三　第一版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四一三號

本報緊要啟事

本報電台發生障礙，今日暫出兩版，機器修好後，即照常出版，此啟。

閻特惡霸簀振發惡貫滿盈
五百餘男女報仇雪恨

（本報訊）蒲縣後溝村閻特惡霸簀振發，在閻頑統治期間，當過兵役組長、閭組長、情報組長，參加過特務組織「同志會」，他依仗權勢，稱霸於蒲縣汾西交界各村，當地羣衆在我軍解放後，自動醞釀鬥爭，並於三月五日在汾西某鎮召開五百餘男女的羣衆大會，控訴簀逆殘暴罪行。

母親要兒子　老婆哭丈夫

六十八歲的老太太呂郭氏，一手挾着拐杖，一手指着惡霸說：「你打死了我兒四成，賠我兒來！那一天早晨，你們一夥人，把他赤條條地抓走，路上打了一槍，回來不幾天就死了。我兒死的冤屈。五六年我等過去了，今天就是替我兒報仇的日子！」被惡霸打死丈夫的五十多歲的楊春英，這時再也忍不住心頭的怒火，搶着申冤：三十二年漢奸閻錫山實行了「兵農合一」暴政，因她家交不起五石糧和三丈三尺布，簀逆就拿走他的鍋、盆、匙、碗，封了她的門，嚇瘋了她的兩個娃娃，把老漢圈在猪圈裏，凍下病，又沒吃上的，這時候，老漢死在河裏，她連包攏首的席子都沒有。可是簀逆，對窮苦到這樣的女人，還要向他要布，交不起，給她戴紙帽子遊街。她一句一淚向大會控訴簀逆，最後她又悲痛又興奮的說：「這些冤仇，那會兒敢向誰講！如今八路軍來了，窮苦人要翻身！」這時全場高呼：「窮苦人要翻身，打死惡霸！」「有仇報仇！有冤報冤！」一老太太們就用拐棍打了上去。李郭氏邊打邊問着：「我當只有你能打人，沒想到今天我也能打你。你記得吧，三十二年，你派給我十二歲的女兒小秀六斤花，要交你九丈六尺布，娃娃小，紡不下，你打了我三大棍，又打了我五十個板子。欠下棍子還棍子，欠下錢還錢！一宗宗也短不下！」

弟媳被霸佔　弟弟把命喪

薛進福從人叢裏憤怒的跑出來，指着惡霸罵道：「你爲了霸佔我四弟媳婦，把我四弟薛四九抓了常備兵，死在孝義兌九峪。逼着我大姪女賣妝水裏死了，剩下我三歲的侄兒子，你還要挖着斷根，用砂杏仁把他毒死。哎呀！你害死了我兄弟一家三口！」說着他手足發抖着，跳上前去，掉了惡霸兩個耳光：「願你告下的冤罪孽，喝了你的血也消不完這口氣！」

從山東逃難到山西　又被閻特害得娘死子亡

山東難民李孟武流着熱淚，訴說道：「三十二年分組編地後，我種地沒牲口，十一畝地打了七斗麥子，你們問我要下石三，因爲出不起，坐了板凳，直坐得斷了氣，你給我派下三丈布，後來又加到六丈。我買的三丈交你，你還不好，不收。逼得我逃難在外，大人哭，小孩叫，沒有辦法，我忍痛心把二小子送了人。我在後溝丟下的三十畝地，按你的算法，該給我三升麥子，這會兒我婆姨娃娃在外頭餓着，我回來警官兩關說，你叫「愛鄉團」把我綁到村公所，要拿鍘刀鍘我，虧斷鄉親們把我保出來。你又誣賴我偷了人家的東西，天爺爺，我家幾輩子偷過誰的？你竟給我戴上「賊帽子」，你欺人太甚啦！」說着他痛心的跺着腳，仰天呼叫，指着人羣中的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喊道：「你逼的我送掉這麼大的小兒，逼死比這大的大兒，逼死我的親娘，逼的我不能活！」

血債要用血來還　沒收奸產大家分

六十餘歲的武金榮老漢，叫惡霸簀了個子，刮走糧食，撕出牆縫，這時他大吼道：「你壓榨老百姓，你犯了老百姓的法啦，老百姓要處治你！」全場一齊怒吼：「打死惡霸！」「處死殺人劊子手！」「澈底廢除兵農合一暴政！」呂老太太更是恨入骨髓，要用刀子和剪子，剮他的肉，挖他的眼，給兒子報仇。最後大家一齊擁上去，把罪惡滔天的特務惡霸拉出村外鎗斃。蒲縣人民縣政府代表，並向羣衆講了話，宣佈沒收簀逆的家產，賠償給被害家屬及貧苦羣衆。（蘇光）

忻縣邊緣區土地改革
未與對敵鬥爭結合

（新華社晉綏二十八日電）忻縣邊緣區土地改革未與對敵鬥爭緊密結合，致人進犯奇村時，使羣衆受了損失，許多村莊的土地改革，半途而廢。縣級幹部及幾次縣級領導幹部會議上，雖曾提到對敵鬥爭應與土地改革相結合，但都沒有詳細討論研究。六區是個邊緣區，區上完全機械分開武工隊專搞對敵鬥爭，地方幹部專搞土地改革，其他邊緣區也像內地區一樣鋪排開做。這主要是由於領導上的輕敵與麻痺，同時又未能根據羣衆的要求與情緒辦事，某村羣衆說：「這地方不保險，保住給的再開新的吧！」一個抗屬寧願錢買回敵頓地，不願要分配的地，農會幹部怕敵人來，叫羣衆把分到的騾子驢子退還給地主。某些領導同志對於這些現象熟視無睹，既未積極發動羣衆開展對敵鬥爭，反而向羣衆說：「敵人保險不敢來這裏。」當敵人進犯某東呼延時，某領導同志，只一般的號召堅壁清野，卻沒有深入動員檢查，沒有積極作戰鬥準備。更其嚴重的是：某村清算本已結束，在敵人進犯前，羣衆要求先分配果實，某領導同志卻要堅持原定計劃，結果鬥爭果實沒有分配。以上現象，亟應深刻檢討，迅速糾正。（魯鍼、江濤）

行署指示
加強抗勤工作
村幹部民兵須一律服抗勤

（本報訊）現在春耕開始，羣衆正積極從事生產，爲愛惜人力畜力減輕羣衆負擔，亟應加強抗勤工作的組織領導，爲此，邊區行署特向各專員縣長及各機關，發出「關於抗勤工作的指示」，指出：過去抗勤工作的組織領導，有很多缺點，如羣衆負擔不公，村幹部民兵逃避負擔，及部份機關部隊人員，違反規定，濫用民力畜力，產生嚴重的浪費現象，致大道村莊，牲口大量減少，影響生產及自衛戰爭。爲保證軍事運輸，使羣衆在解決土地問題後，能將全力用之於生產，行署決定由各機關部隊，抽調大批牲口，移交兵站，組織運輸隊，負責運輸軍用物資糧秣，以減少羣衆人畜力的負擔。

爲克服負擔不公現象，指示指出：一、全邊區所有勞動力（村幹部民兵在內）畜力皆應服軍事勤務，負責村幹部因工作繁忙不開時，可臨時請假，以後補服抗勤，民兵任務之一就是服抗勤，不得逃避，民兵參戰後亦不得顧繫雇工，負擔辦法應力求公平合理，不應單純以勞動力畜力爲單位平均負擔，要照顧家庭經濟狀況，貧苦抗烈屬及貧苦農民，指定負擔者，可酌情減免。家境富裕者，縱使無勞動力畜力，亦應以其他辦法負擔。二、大道村莊及駐有機關之村莊，抗勤負擔特別繁重，應設法調劑（如減輕公糧負擔及由其他村莊調劑等）。此外並應組織機關人員，抽後備人員及重病人員，農忙時幫助駐地貧苦抗烈屬及貧苦農民之耕作。

從訴苦教育着手
開展立功運動
「武陽」部五連

（本報訊）「武陽」部五連，提高戰士階級覺悟，開展立功運動。連上提出「咱們是什麼人」「爲了在家裏的生活怎樣過的」的問題，讓戰士醞釀，戰士白俊在會上首先發言，訴說他過去不幸的經歷：「我姐姐小時一百多錢賣給人家當童養媳，父親又給姐姐要了一套衣服，五十兩，大姐夫家了作買賣，到北京做買賣，後來富起來，又看不起我姐姐，給她一把刀，一條繩，一些大烟土，說：「我不要你了，由你自己找一條死路吧！」結果姐姐死了，我父親也氣死了，我家無法維持生活，我就給財主受苦，他們說給我吃好的，有次我下工回來，他們吃白麵，給我吃粗飯，還問：「你吃飽了？」……」講給他止不住哭。領導上就抓住白俊的事例，指出：我們大部份戰士都受過地主惡霸的壓迫，應該有冤報冤，有仇報仇。接着戰士宋喜訴說他家裏苦，老人給了本村惡霸逼債，他父親被逼成殘廢了。大家聽了一致提出要給他報仇。五班長王治安也講了頑軍對傷病兵的殘害，他過去在頑軍廿六師當兵，有次病得死過去，被人把衣服剝光，後來又醒過來。可是參加八路軍以後，病了給吃藥，家裏還照顧，兩個對比，一個是軍閥隊伍，一個是真心替人民的；清水河解放的戰士說：「頑軍抓兵抓來的，都是貧苦老百姓，見八路軍和人民一條心，處處體貼人民生活，現在我要堅決革命到底！」班長楊廷武說：「咱們打仗有功，人民都記着，爲人民立功是最光榮！」大家情緒高漲，紛紛從個人訴苦，發展到要爲人民立功，會議轉到「爲誰立功，怎樣立功」的問題，大家認識到咱們是人民的戰士，就要保護人民翻身。所以戰鬥立功最光榮。除賣黑說：「要打好仗，就得提高技術戰術，就要加緊練兵。」鄭成賢說：「光靠好技術，打仗沒有，還不算全面，要能在最艱苦環境中帶頭，才算好樣的。」經過討論，就訂出了立功條約，熱烈開展羣衆性的立功運動。

×　×　×

空手活捉閻軍繳槍一支
某部二偵察員

（六分區訊）我某部偵察員張同壽、吳成貴巧計活捉頑軍一名。三月十二日忻縣閻軍三十九及四十師各一部及警察大隊奮鬥團共千餘人，搶糧包圍部落、游泥、金山舖等村，企圖包圍我部隊及工作人員，但敵人完全撲了個空。當包圍游泥的頑軍撤退後，張、吳二同志即進入村內，這時自部落村來了三個頑軍，他們看見我張、吳二同志後，即不敢前進，問：「那一部份？」偵察員說：「四十師！」頑軍不相信，我二偵察員即把槍放倒在地下，和氣地說：「你們來吧。」三名頑軍過來了，張、吳二同志等他們走到跟前時，即徒手一躍而上，把敵人一支上刺刀的七九步槍奪住，活捉一人，其餘二個頑軍，沒命逃回部落村。（馬一堅）

行署機關
送給駐地貧苦農民五百馱糞

（本報訊）行署機關爲幫助貧苦抗烈屬與貧苦農民解決春耕中的肥料困難，擴大生產，特將機關作坊園裏五百餘馱（價值一百零五萬元）糞全部分給駐地貧苦抗烈屬與貧苦農民使用。具體分配，已與縣府、市府接洽，不日即可分妥。（劉汝茂）

臨縣白文鎮

二百餘戶貧苦農民

經農會調劑到水坪地

（臨縣訊）未實行土地改革之五區白文鎮，經過向地主富有者調劑水坪地，已基本上解決了貧苦抗屬與貧苦農民之水地困難。該鎮好水坪地大都在地主及富農手裏，神明勝利，貧苦群衆都發愁的說：『今年政府歸衣籍貸給咱貸了款，種籽也有了，就剩下土地的困難啦！』全鎮五百一十戶，根本無地的有四十九戶，只有一點山地的有四十五戶，有一點山坪地的九十八戶，沒水地的共有二百十六戶，缺水地二百六十七畝。農會爲滿足群衆要求，領導群衆向地主富有者調劑水地。開始群衆不敢到地主家去，怕地主的狗咬，怕調劑不來惹下地主，要求村長下命令給他們調劑。後農會即召開貧苦群衆會議，討論地主土地是從哪裏來的，房窯是怎樣建築起來的，使大家認識了『土地原來是農民的』道理後，提高了覺悟和信心，親自到地主家去調劑。地主李世英企圖拒絕往出拿水地的詭計，也失敗了。農會劉恩明有水地三十五畝、山場地九十畝，爲逃避負担假賣出十一畝水地，自己的場地種不了荒了，這次群衆向他調劑出水地十六畝。另外有長除水坪地的幹部和翻身農民，也本着『農民一家人』的精神，把自己長除的水坪地出讓、出租、兌換，幫助貧苦農民翻身。主任李換成有六畝水地，自動讓出一畝來。中農李士材自有水地十畝、坪場地四畝，[illegible]他農戚六畝水地，這次自動讓出三畝水地來。初步統計，共調劑出水地二百四十餘畝。這樣貧苦農民水地問題即大體解決。貧農們說：『咱村雖沒搞土地改革，但政府貸了款，農會叫咱調劑到水地種，真是樂得心上開花哩！』（訓練班通訊小組）

瓦塘土地改革中

青少年起了推動作用

（本報訊）五區瓦塘村一百七十餘青少年積極參加土地改革，對運動起了推動作用。過去除民兵外，青年們很少出頭露面，管理村政，村中事情都由家長們去討論。這次工作團下鄉，便注意發動青年，讓他們參加農會會議，在農會發現青年積極份子後，再去發動全村貧苦青年，讓他們提意見，訴苦。經幾天教育，青年們思想提高。十八歲的郭模喜，本來要去給家川口攬工，當參加大會便擱後幾天再去。他說：「我們過去在府谷叫地主郭茂蘭（地主土地革命時躲到瓦塘）逼款逼得住不住，一家十口人過去山西，沒吃的，弟兄們要飯，媽媽給人家財主奶娃。奶活人家的娃，我兄弟餓死了。我娘娘（祖母）、伯、嬸女都逼得餓死了！這會咱們起來伸冤，我大還怕還怕那，不敢提意見，我一定要算着算大會和郭茂蘭[illegible]。」他父親受了模喜弟兄倆的影響，也積極起來了。他說：「我也出一出這口氣吧！」十七歲的牛銀說：「咱要是有土地就不用伺候地主們了。過去咱叫地主壓得一個身子，如今還壓得咱半個身子。咱要全翻身，不讓他們刻削！」他父親受了地主的騙，經過牛銀的解釋，使大風的在農會上提出問題。青年們在鬥爭中很活躍，不但堅定了父親的鬥爭情緒，還自動監視地主的破壞活動。本月十三、四兩日，開主村鬥爭大會，附近村莊十多個放羊的青少年，替工照着羊群，調上，參加大會。在會上，盡情傾吐多年來的仇恨。孫秋兒一[illegible]起感覺地主康不[illegible]，說：「那年看戲，你見伏勢欺負我，和我吵架。你不管二三就打了我兩個耳光子。把我的新火車頭帽子，也打得不知丟到那裏。如今我不怕你厲害，你打了我的我要還，你丟了我的帽子要賠！」郝模喜和郝又茂，弟兄倆扯着郝閻，憤怒地說：「老爺，爺爺叫你逼到山西，餓死四口人，老爺爺們在前窑[illegible]」

上要過飯，讓得吃過柳樹，我們就成了這個樣子[illegible]郝培叫你給子剝削的活不出來。今老爺爺們不怕你了！」在場群衆異常激動。高呼：「打倒殺人不見血的地主惡霸！」最後通過給郝模喜家賠償損失。（王治民）

汾陽北耕村土地改革後

合夥買牛互助生產

（新華社呂梁電）汾陽三區北耕村，土地改革後，以後，羣衆合夥買牛互助生產。該村在鬥爭中，口糧和種子的困難，雖已得到解決，但還有七戶人家缺乏耕牛。農會便領導大家想辦法，牛價自籌，半價由羣衆互助的辦法，現已合夥買回耕牛兩頭，確定了專人喂養、管理，春耕時期，按耕地畝數各人貼用草料，共同使用。耕牛問題解決後，又有三十多人自由結合成七個組，實行互助變工，開始上地壞洞、揀石子，拾撥子，積極準備春耕。（洪映）

臨縣故賢村貸款

二流子把持了會議

又經群衆大會糾正但不澈底

（臨縣訊）五區故賢村發放貸款，村幹部沒有發動起群衆，被九個未經改造的二流子把持了會場。他們事先商量好，會上宣傳，就你說那個貧苦，那個說他苦得沒辦法，那個說他勞動給他貸可以得。二流子張應桂賭博，抽大烟，會上村長提了意見，他說：「我的毛病難道說就不能改嗎！怕我不改，以後打下條作，再犯了罰三十個"苦工"。」昨天的誰也不敢說了。討論結果，全村三百五十萬貸款，九個二流子就貸了六十三萬，四十戶農民只貸到二百八十七萬，最多每戶十七萬，最少五萬。三天後村長劉懸聽到群衆反映，就和自然村幹部討論，但幹部糾正的辦法，要糾正又怕人家說他們實在困難，不糾又怕羣衆不滿意，沒有辦法。後召開貧苦農民會議，決定把所有貸款全部討論，不叫二流子參加，一戶一戶審查，對九個二流子也研究過，決定雖少貸一點，誰不勞動貸的都討論好；大家都召開群衆大會重新討論。一天就提出二流子張應桂不生產，不應該貸給吃烟，但他家窮，但他母親和女人很勤儉，決定貸給五萬元，叫他母親和女人買棉花紡織，這樣九個二流子中的四個，決定全部不貸給。五人，按其家人口情況，分貸給下剩的二十一萬元，貸給貧苦羣衆。（高爾昌）

（編者按：未經改造的二流子，應堅決不貸給，該村糾正的很不澈底。如二流子張應桂貸到五萬元，雖然是幫助他母親女人紡織，但買棉花用不了五萬元。實際仍然爲二流子使用了。該縣區領導上應該深入檢查糾正。）

保德登記吞食的果實

開始退還羣衆

（本報訊）保德縣鎮府會後，縣區幹部吞食的羣衆鬥爭果實，已開始登記退回。幹部二專署專員傳子和同志，在陳家溝鬥爭中吞食之狐皮大衣、水獺帽子，及保德趙縣長錫同志吞食之被子、手錶等物，均已無代價的退回了羣衆。縣上並派幹部到東關、陳家溝等五村深入羣衆調查，澈底處理。東關已登記完畢。羣衆反映：「究竟是新政權幹部，過去實東西佔了便宜，還給老百姓賠錢退東西。」（又訊）縣鎮府會上確定幹部吞食羣衆鬥爭果實的處理辦法如下：一、幹部購買的、貪污的以及多分的部份，一律退還給羣衆，不論是房屋、土地、衣物等，按當時市價折成小米。其中購買的價折錢，將便宜的部份退還羣衆。按現在市價沒有損壞者，照原物退還；已折價賠償，吞食羣衆鬥爭果實的幹部，如已調往外地，可寫信去讓他退還。二、幹部在減租中，向地主清算回來的如村財物等，是正當合法的，過去被劃掉的土地太少，貧苦農民之困難無法解決時，如該村幹部應發揚先公後私，爲羣衆服務精神，幹部應將其長餘房地獻出，以幫助貧苦農民翻身。三、實了賴房地，到外村買好房地，也是吞食羣衆鬥爭果實，應退還羣衆。（戈）

惡霸劉喜和、劉福蘭

高利霸產被清算

（新華社離門訊）代縣辛莊村惡霸劉喜和、劉福蘭，除剝削長工外，還用高利貸霸佔了幾家農民的財產。土地改革時，附近村莊鬧土地，他們怕羣衆起來清算，造謠說：「民主政府在不久」，來嚇唬羣衆。又拉攏羣衆說：「你們沒吃的到我家裏去。」村幹部了解其心不善，馬上向羣衆揭發其陰謀，及過去罪惡，羣衆了解了，於是被他們霸佔了的財產：「他們叫咱裝食的去」「咱們起來！」鎮貸農民都起來了許多，共計清算出土地二十畝、四十畝、騾、牛十頭、驢五隻、羊十頭，房屋一所，平均分配給十九家農民。（魏榮、郭錢）

寧武

貸款換成實物

分運中心地點　便利貸戶領取

（寧武訊）本縣第一批貸款一萬萬五千萬元，以二月十日前價格換成實物貸給羣衆。首先縣政府機關傘出家務粗糧一百五十石、牛八條、驢八一萬斤、酒一萬斤（種麥用），貿易局傘出粗糧六百石、土布一千疋、毛驢三頭，牛一頭，騾二頭、馬二匹，驢和各、[illegible]（公家商店）傘出粗糧四百五十石和林業，此外有政治處、專署保委會縣之牛馬木犁四頭、耙等農具等都爲偵給貧苦農民抗屬。便利群衆貿易領取物資，轉運到三區的東寨、二區的果樹村、四區的屯樂村等中心地點。一區因沒有各機關商店之生產糧，來城裏領取路程太遠，決定將地委的公貸糧給羣衆由城內貿易局交給公糧。在年來對敵鬥爭最激烈和敵僞擄掠之地區；如二區陳家半溝、小溝等四個行政村共貸給細糧六百石，四區的寨家坪、牛會等，三區秦寨、大小石洞等四個行政村，貸細糧六百石。現在貸村已有一個區幹部，領導貸一工作。（滿柱）

排長梁志高烈士哀榮

全村羣衆舉行公葬

（新華社呂梁三十日電）汾陽三區北耕村羣衆，公葬自衛戰爭中光榮犧牲之該村梁志高烈士。梁同志於四四年參加人民解放軍，作戰有功，提升爲排長，[illegible]在戰鬥中，身先士卒，壯烈犧牲。消息傳來，全村父老極悲憤，除對死者家屬優加安慰外，並派民兵協助[illegible]家庭困難，於二月中旬全村幹部羣衆自動拿出小米二石四斗幫助。籌辦男女一百三十餘人，前往弔唁，並爲死者上紀念碑、送輓聯「千古英雄」，安葬於墓穴。[illegible]（永[illegible]）

讀者來信

關心群衆衛生

減少婦嬰死亡

編者同志：

靜樂來給我說婦女們生孩子，講迷信，不讓她下生，而且不叫別人知道。結果產婦流血過多，又沒人照顧，得死過去或因而得病的很多。對小孩的衛生，也不講究。閻喜家有八個月的小孩，根本還不會吃東西，祖母、母親常非喂吃的山藥蛋，小孩吃了山藥蛋不好消化，小孩肚痛的晝夜哭叫。媽媽說是：「生人伺候了！」那就在本村找了個巫婆，叫生鬼的後生，用腳及切刀在小孩身上，胡鬧了一氣，因小孩不能安靜，肚痛更利害了。後來還是我們機關醫生給了些藥治好的。並給閻喜家婆姨說明道理，叫以後不要用山藥蛋喂小孩，閻喜家相信了，孩子是好了。因此希望地方工作同志及機關同志，隨時隨地關心注意，向羣衆排行宣傳教育，以減少婦女小孩的痛苦和死亡。張和軒

邊區雜聞

（靜樂訊）土地改革中，大夫莊村抗屬郭八三月大（[illegible]）分得平地三畝、窯[illegible]……八月大分到房地，高興的到隊伍上去告兒子。

[illegible]前面的情形，他一說：聽他們的接了火，後也不除，我們的官就一路找邊，我就是一個。（王伯明）

交城東社戰鬥中被我俘獲的閻軍二一四團三營排長王金勝，談閻軍常說：一道兒到西路去附近部隊一說中，除伍兵就亂不了，向[illegible]

一聽是八路軍，正規部隊，閻軍就亂成一窩沒王蜂。

一間、房地基六間、綿羊附隻，政府又貸給了兩斤棉花及九大斗小米，幫助他澈底翻身。他高興地說到除伍，要去告他兒說：「孩兒呀，你安心打反動派吧，現在村裏幹部和衆人都看的抗屬很高，咱村的抗屬都翻身了。」其他軍屬也高興地說：「有勁士，幹吧！」（[illegible]）

三天鄉路兩天走

交城郵局工廠加緊工作，[illegible]

周家坡幹部發動工製紡車